

# 为什么要把小说写得那么好

文学充满崇高的目标和使命,同时也存在完全出于个人表达与理解的写作。文学带有物质与精神层面的“功利色彩”,而古往今来的写作中也有毫无功利的一脉。栏目主持人李黎与资深出版人、诗人刘按就他的“非常规”的写作状态展开对谈。

对  
话

1

李黎:你应该是典型的网络写作的一代人了,这里不是指网络文学,而是指颇为壮观的21世纪初的网络诗歌论坛,很多人就是在那种氛围之下成长起来的。在那之前你有没有开始写作?对你影响最大的是哪些人和作品?你有没有设想过:如果没有这些诗人、朋友和作品,没有这种发表和交流的方式,你会变成什么样的作者?

刘按:我最开始的写作是小学四年级的时候。我小学三年级时就当上了大队长,那是一个小学生能够当上的最大的“官”,我当时就迅速感到了厌倦,我才三年级就当上了大队长,我接下来还有啥追求?想来想去,在四五六年级的时候,我就发展了另外两个我觉得很酷的兴趣,一个是组建“帮派”,我们搞了8个人,组建了一个小团体。这个“帮派”没有干过任何坏事,主要活动是野餐。另一个爱好就是写诗,当时看见什么写什么,写了一本,写完就拿给漂亮的女同学看,因为写诗,我当时收了四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做我的秘书,江湖统称她们为我的“四大秘书”,有帮我写作业的,有专门陪我散步的,还有专门给我唱歌跳舞的,还有一个专门给我买雪糕和其他零食的。我最开始的写作,好像核心就是为了吸引漂亮女同学。后来的初中和高中,一直在写东西,也一直因为写东西,有各种漂亮女孩看上我。真正让我的写作摆脱玩票期,进入另一个我认为更自觉的阶段,是有一天,我突然在橡皮论坛上读到了《杨黎说诗》,这篇文章太奇妙了,可以说直接奠定了我的写作观、语言观和世界观。现在回过头来看,那是一个太高的起点,我找不到更高的起点了。后来我读到维特根斯坦,也非常喜欢,但并没有给我带来太大的冲击,甚至后来我将所有关于语言的书籍都读过一遍之后,依然认为,杨黎对语言的认识是站在世界最前沿的。所以说,我是一个命非常好的人。我很早就踏上了我最喜欢的那一条写作的道路,通过语言去知觉存在,在语言和存在的互动中,一个新世界的大门徐徐向我打开。

李黎:从那之后至今差不多20年,这些年来你的写作大体上是一个什么进程?对写作的认知和理解是什么样的一个进程?

刘按:2005年左右我写了一篇小说,我的朋友吴又很喜欢,说要给我发表,稿费大约有400元,那相当于我当时一个月的生活费,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当时的女朋友,我女朋友听说我即将有400元巨款入账,马上决定,先找她做饭店生意的姐姐借400元来花,我们仅用一个下午就将400元挥霍一空,过了一周,吴又给我打电话,说:哥们,你那篇小说有点敏感,发不了。我当时万念俱灰,心想完蛋了,这400元直到我大学毕业,女朋友远去新加坡,也没有还上。这让我确定了一个认识,就是写作不一定能够赚钱,而且还有可能亏钱。后来事实证明,确实是这样。我大学毕业后,第一份和写作有关的工作,是给图书公司写小说,图书公司每个月给我发1000块钱生活费,

我用了13个月写完了一部长篇,这部长篇的稿费我印象中是15000元左右,写完后,我已经预支了13000元,后来拿到2000元那一天,因为和同居的朋友熬夜看世界杯,早上才睡,刚睡不久,就有一个快递员敲门,敲得很大声,我起来给他开门,问他为什么要敲那么大声,他拒绝回答我,并且表情非常凶地对我大吵大叫,我就和室友一起把他打了,把他打哭了,然后一共赔了好像6000元,我刚拿到手的稿费全给了他,还贴了1000元。这两次经历让我感觉写作太不靠谱了。我就决定不写了,开始找工作。当时一个月的时间,我找了36份工作,其中有几份还是朋友介绍的,中间最搞笑的是,我去一家图书公司面试,当时杨黎在那家图书公司做总编辑,面试前一天晚上,杨黎拿了一套面试题给我,说你今天晚上把答案都找好,明天去走个过场,然后大家就开始喝酒,然后我就喝多了,一睁眼,离早上的面试时间还剩30分钟,我只好绝望地看了两眼面试题就去面试了,没有任何悬念地挂掉了。连续被拒绝36次,我当时的想法就是,随便给我一份工作,我都要将它干到极致,干到最好,干到不可替代,干到老板抱着我想哭。后来我找到了一份工作,一口气干了十几年,中间一个字都没有写。从文字编辑、策划编辑一路干到了总经理,干到没啥活可干了,才转身又回来开始恢复写作。过去20年,我一共写作的时间差不多6年。大学4年,最近2年,中间的14年什么都没有写。这就是我的写作情况。

2

李黎:《刚刚》问世后,确实给人横空出世的感觉,精彩、固执、不管不顾、好看、极端,专事实验也专注于自己的趣味和内心。这本书给人你憋了很久的感觉,同时也感觉,因为你在工作上的成功,写作可以随心所欲而不追求任何现实回报(这其实是理想化的状态,古代贵族吃饱喝足之后从事文艺,都不期待稿酬版税之类的),实情是不是这样?

刘按:实情确实是这样,第一,我十几年没写东西了,确实手痒,我印象中只花了18天就写完了《刚刚》,每天3到4个小时左右;第二,我写作确实没有考虑过任何现实回报,以我对图书市场的了解和我对自己写作的了解,我知道,《刚刚》是不可能赚钱的。我写《刚刚》,只是想写一个我认为很酷的新东西,它完全是自我的产物。

李黎:《刚刚》一书收获了很多赞誉,相信也给人很多启发。同时也看到,它引发了很多恶评,我们抛开一些恶意的泄愤和习惯性恶语相向之外,确实有人觉得不能接受,这就涉及到了一个文学认识和文学教育的问题了,太多的人对文学、文字的理解局限在经典之中,看到你的文本会觉得受到了冒犯,有的还由此获得了一种需要发言来为某件事正名的错觉。你怎么看待那些不理解和恶评?

刘按:我在写之前就预见到了它一定会遭受不理解和恶评,我记得当时我心算了一下,我认为中国差不多会有一个不到10个人可以真正

理解这本书,他们全部是我的朋友。我最开始对豆瓣评分的预估是3.2分,后来这本书的豆瓣评分稳定在了6.8分,说实话,我非常失望。我觉得这本书不应该有这么高的评分,因为这说明有可能这本书的实验没有我想象的那么新,或者很多并没有真正理解它的人出于某种原因给了好评。这也让我意识到,你想写一个特别烂的(或者说新的)没有任何人喜欢的东西是很难的,无论你写得多烂,都会有人说他喜欢。这真的很让人绝望。

李黎:我觉得确实有很多人对于文学包括诗歌小说的理解过于局限,总是在追求什么是“是”,对“为什么不是”缺乏普遍的理解和宽容。但文学发展本质上是在“竟然可以这样”的推动下一路向前的。你的写作有没有类似的挑战心态或者说使命感?

刘按:我的写作冲动基本上来源于,我发现了一种新东西,没有人写过或者没有被大规模、充分写过。我对新的写法、形式,充满兴趣。世界是同一个世界,在不同的讲述中,世界变成不同的世界。我只对不同的讲述感兴趣。我对一个传统的好东西还可以欣赏,但我觉得我没必要再去写一个。这个可能和每个人的性格有关,也和每个写作者的天赋和宿命有关。我只能干一点力所能及的活儿。你让我写一部《红楼梦》,我没有能力,也没有兴趣。

李黎:相对于你的写作,你弄的书都是超级畅销书和公认的经典。我特别好奇你怎么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,我想象不出,你一边张罗着文学史上最为经典的作品出版和营销工作,一边写着完全不考虑别人感受的文字。这两件事是一明一暗的互补关系,还是纯粹割裂的状态?而这个问题其实也可以针对市场、读书界等提出疑问:我们的阅读在大批量的经典和层出不穷的个性化文本之间怎么平衡?在高度认可的作品和正在进行的当代写作之间怎么平衡?

刘按:我个人是严格区分这两部分的,工作中,我比较无我,按客观规律办事。我不会将我的任何文学趣味带进工作中,工作就是大数据说话,一本书好不好,我怎么认为一点都不重要,看大数据。对于评判一本新书是好还是坏,你只要把这个领域最好的前200本全部读一遍,你非常容易判断一本新书在这个结构中阅读感受的位置。这里面不需要自我。而对于我的写作,我基本上是唯我的。一切世俗的标准都和我没啥关系,任性写。我个人是什么书都读,尤其喜欢读还活着的作者写的小说,虽然大部分都很烂,但我确实可以从阅读一本烂书中获得快感,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

3

李黎:最近你又推出了《为什么要把小说写得那么好》,123个极短篇小说,可以说延续了《刚刚》的碎片的风格,又开始相对注重单篇的完整度。当然也可以反过来说,就是《刚刚》作为长篇小说是一个充分的实验,这本书相对更注重文



李黎

1980年生于南京郊区,2001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,现供职于出版社。出版小说集《拆迁人》《水畔群星闪耀时》。《读家对谈》栏目嘉宾主持。



刘按

1982年生于东北,著有长篇《刚刚》、短篇小说《为什么要把小说写得那么好》。

本。你怎么考虑两者之间的关系?这两本书之后,你还有什么计划?

刘按:《刚刚》其实是一本可以一直写下去的书,最开始我准备写50万字,后来发现必要性不大,我写到10万字,基本上已经把我想表达清楚了。《为什么要把小说写得那么好》,里面有一些故事就是将《刚刚》中的一句话扩展成一篇500到1000字的文本。未来不出意外,我还会将短篇集中的几百字的文本,选出一些写成5万字或10万字的小小说。我所有的小说,都是形式的实验。短篇集的实验目的,是写一种介于诗和小说中间态的文本,这种文本形态,我认为被忽略了,而它理应存在。接下来的写作计划,我的第三本书《为什么要把小说写得那么烂》基本已经写完了,争取明年出。我正在写我的第四本书,叫《语言中的世界》,这本书是一个目前我能想到的最极端的实验,它是一个由无数个句子组成的文本,我主要的工作是控制它们整体的语感。任何两个相邻的句子之间都没有逻辑或上下文的关系。我的猜想是,你将这个世界上任何两个没有关系的句子放在一起,它们都会向你释放一些貌似确定的甚至迷人的意义。我目前写了三分之一,发现好像和我的猜想是一样的。语言中的世界,是一个无限扩张又瞬时封闭的系统。而语言中的世界,又是我们能够认识的唯一的世界。这确实有点麻烦,相当于你发现了监狱的栏杆,同时发现这些栏杆坚固得超出你的想象。我的第五本书,暂定名为《孙悟空拜访乔伊斯》,是一个打破时空的,所有被语言说出的人物(世界名著、东西方神话、童话、寓言、民间传说)一起走动,交流的是如何认识这个世界的故事。

李黎:作为资深出版人,你一定能够感觉到,小说在过去200年涌现出了太多的高峰,这一文本可能已经结束了它的黄金期,之后只能是漫长的下坡路、消解期。另外作为作者,我们最担心的一句话就是,“别人玩剩下的”,在双重压力之下,除了“表达的需求”这一天然合理之外,你觉得小说最大的存在理由是什么?小说在未来的形式状态会是什么样的?

刘按:我理解的小说,就是杨黎说的废话。废除话语对人的控制。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确定的语义关系,不是绝对的,是偶然的、随机的,我们不应该当真。没有任何一个词的意义是上帝赋予的,也就是说,没有任何一个词是神圣的,万词平等。但事实上,我们看见的这个世界不是这样的,万词不是平等的。有一些词语是有原罪的,在它被发明出来的那一刻,就带着不可告人的目的。小说就是绕开语义,重新将人们带到存在的面前,让人们看见一个美丽新世界。小说的形式状态可能会随着媒介而改变,但万变不离其宗,它永远承担着将人类从单一固定的语义中解放出来的元任务。不要将对世界的认识建立在任何一个句子上。包括我刚刚说的这个句子。